

JIANGXUELUO
WORKS

江雪落 / 作品

许你诺言， 赠我欢颜

Promise you
My Eternal Love

LOVE

她许下诺言的那一刻，
她笃定，
没有一个人会像他这样爱自己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江雪落

JIANGXUELUO

半寸相思融雪落，聊付笔端且听风。爱闲时品茗，乐时饮酒，也爱字句雕琢，谱写美文。世事喧嚣人心善变，平生所求不过顺遂二字，但愿所有看文、品文的人，能从我的文中寻到一缕宁静，品出几许温甜。已出版《假如你不够爱我》。

出版统筹：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：石颖 夏童

责任编辑：胡小河 姚莉

文字编辑：夏童

封面设计：小茜设计  Minkian
Copyright © 2015. All Rights Reserved.



许你诺言，
赠我欢颜

Promise you
My Eternal Love

JIANGXUE LUO
WORKS

江雪落 /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许你诺言，赠我欢颜/江雪落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2. 10
ISBN 978-7-5399-5702-9

I. ①许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46456号

书 名	许你诺言，赠我欢颜
作 者	江雪落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夏 童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莉
文 字 编 辑	夏 童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45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3年2月第1版，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702-9
定 价	25.0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 录

第一章 似是故人相见/001

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
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。

第二章 不一样的宴会/011

回忆像水草，紧紧地缠绕，梦才温热
眼角，就冰冷掉。

第三章 甜蜜都是短暂的/023

展劲不是一个会在事后自责和懊悔
的人，可在与江雪籽重逢的这些日子里，
尤其在试图接近她却接二连三受挫的过程
中，他不止一次地试想过，如果他当初没
走，现在她会不会还是这样？

第四章 借来的幸福时光/039

每次见面，展劲凝视她的目光一次比
一次热烈，甚至有两回送她回家，帮她解
安全带的时候，险些擦枪走火亲到她的脸
颊或是嘴角。



目录

第五章 不许说不愿意/047

她是一个被家族流放的罪人，尽管这罪名来得太突然，也太冤枉。前后经过将近三年，最后她终于放弃了。因为她所抗争的是整个江家，是那个叫做命运的无情推手。

第六章 我是真的想你了/061

我好像永远这样，没什么要急着去的地方，耳边有你柔柔的笑语，身上有午后温暖的阳光。

第七章 只想对你好/073

她矛盾、纠结，也自责，一方面控制不住自己任由他主动靠近，控制不住想要从他那里汲取温暖和快乐。另一方面，她又不敢给他太多回应和希望，不想让彼此越陷越深，最终不可自拔。

第八章 曾经的梦该醒了/085

曾经，她是江家人心底的一道伤，脸上的一道疤。那么，以后就让她把这道伤疤划得更深，让他们每一个人疼到彻骨，永世不忘。



目 录



第九章 谁是谁的命中注定/101

直到白发苍苍，也要听你温柔叙述，
爱一个人的态度如何铭心刻骨。

第十章 定情信物/113

一根白玉簪，为你绾起全部情思。

第十一章 平地波澜乍起/125

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，我总感觉很窝心。

第十二章 旁人的眼光/135

即便她如此落魄不堪，身边那个人的目光也未曾从她身上偏离半分。

第十三章 因为是你才甘愿/145

我们的爱情要好好把握，那些承诺和守候，如今变成想太多。

第十四章 要怎样才算情深/165

回到相遇的地点，才知我对你不了解，以为爱得深就不怕伤悲，偏偏爱让心成雪。

目 录

第十五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/173

他的一句句话把她逼到绝境，却还一步步靠近她，让她无路可逃。

第十六章 这么远，那么近/187

可往往，越是这样深入骨髓的迷恋，越难结成温和缱绻的美满良缘。

第十七章 爱让思念成雪/203

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。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无处可逃。

第十八章 许我诺言，赠你欢颜/215

这辈子，最初的爱，最后的爱，都只给了眼前这个人。

番外之赵玉临/223

番外之江梓遥/231

番外之展陆/235

番外之洞房花烛夜/239

番外之甜蜜的时光/245



❀ 第一章 似是故人相见

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。

“别动！”

江雪籽微微弯着腰，站在街道拐角处的花店外，仔细瞧着店里新进的蓝色风信子。突然，她觉得腰后被什么硬物蓦地一顶，紧接着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后拉，她的手肘弯曲，两手向后，被固定在腰后动弹不得。

再一转眼，就见相熟的男店员惊愕地瞪大眼睛，嘴唇颤抖地盯着自己身后的那个人。

在江雪籽微微转脸的空当，太阳穴已经被狠狠来了一下。她轻哼一声，眼前一片“金星璀璨”，额角的钝痛提醒着自己已经被人恶意挟持的事实。

她喘息着抬起脸，近乎无意识地大口呼吸着，大约过了三十秒，眼前那阵眩晕始终没有消退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疼痛、灼热而混沌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江雪籽微微睁开眼，四月里的太阳光炙热得让人睁不开眼，她只想就此双腿酥软，瘫倒下去。

一片眩晕中，江雪籽感觉到身后那个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，连带自己被拧在身后的一双手臂都跟着瑟瑟抖动起来。

她身后的男人终于开口了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别过来！都退后！不然她跟我一起玩完！”

江雪籽重重地喘了一口气，勉强睁着眼看向前方，原本宁静有序的街道此时乱成一团，刚才站在自己几步远处的花店店员，此时已躲得远远的，从人群中踮脚张望，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。

在五六米开外的地方，站着两个身穿制服的民警，年纪都很轻，看样子追了身后这人一路，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，两人都在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其中一个人伸手抹了把脸，有些气急败坏地大声说道：“你把人放开！偷钱和抢劫不是一个性质的，你现在还拿刀挟持人质，这样只会被判得更重！”

“我不管！我……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！”江雪籽身后的男人支支吾吾道。

忽然，江雪籽感觉腰后顶着的东西好像往里刺了一些，可她已经麻木到感觉不到痛了，整个人好像踩进了虚无的空间，双脚虚浮，软绵绵的落不实，只觉得头无比沉重。

身后那个人的声音明明不够大，江雪籽却觉得好像能敲响一口古朴沉重的钟，每一声都紧贴着她的耳朵，脑子里仿佛炸开了锅，咕噜噜地烧开了水。她只隐约听到那沉重的咬字声，却压根儿领会不了那个人究竟命令了自己什么。

有些人还是指望不上的吧，比如爸爸、妈妈、外公、朋友，还有始终珍藏在心底的那个人，包括现在与自己面对面站立的警方人员。自始至终，他们都不是能够依赖并且指望的人。

江雪籽忍不住想：就这样死了的话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？
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在身后男子允许自己活动的范围内，缓缓挺直了脊梁。头顶的强烈日光刺痛双眼，她索性微微低着头，刚开口的时候，甚至连喉咙都涌起一阵腥味：“你抓错人了，先生。”

拧着她的双臂的手掌一时间抓得更紧了，用近乎要将她的手肘掰断的力道。

江雪籽深吸一口气，微笑着喟叹：“知道我刚刚为什么买花吗？今天是星期天啊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已经确诊是HIV晚期了，就是艾滋。说真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染上这个病的，我从来没玩过一夜情，也不碰毒品，从小到大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可是半年前还分手了……”

不远处站立的两个民警刚要讲话，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下肩膀。两人惊疑回首，就见身后站了一个年轻男人，穿着黑色T恤和草绿色裤子，一张脸棱角分明，鼻子很挺，嘴唇有些薄，即便有墨镜挡住眼睛，也可以看得出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。

男人与两个民警飞快地耳语两句，又在对方看不到的位置朝两人飞快比了个手势。两个民警脸上闪过了然的神色，微微点头表示明白。三人均站在原地，没有说话。

墨镜后的沉静黑眸微微眯紧，展劲看着身穿灰色针织衫的长发女子。她的头被迫向后微微仰起，双肘被制，雪白的小脸上露出一抹讽刺的笑，与身

后挟持她的男子在轻声交谈着什么。

女人看上去大约二十岁，身材高挑瘦弱，面容有些憔悴，一侧太阳穴肿起大块淤青，后腰处渗出少许血渍。犯人手里捏的尖刀刀锋雪亮，在明媚阳光下闪耀着某种阴冷不祥的光。

自始至终，女人都未曾开口向警方的人求救，没有惊慌失措的神情，没有绝望哀求的眼神，没有大声呼救，失控哭泣。这个并不强壮的女人却有着女警察才可能有的镇定冷静，神经强大得让在场三个男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

展劲早先在特种部队服役，眼力耳力都不是一般的好，而且还有一项不为人知的本领——读唇语。

此时他就在观察着女子轻轻蠕动的淡色嘴唇，目光随着对方的话语缓缓变换着情绪，且渐渐显露出某种奇异的光。

江雪籽说完要说的话，明显感觉到身后的喘息声重了，不过腰后的尖锐物体却没有刺得更深，对方握刀的手也出现了小幅度的颤抖。

江雪籽缓缓地露出一个讽刺的笑，说：“你刚刚选错人了。如果你选那个在花店工作的男生，恐怕他还有可能帮你达成愿望。可我不行的，我体力太差，反应也比过去慢许多，要被你挟持着当人质出城肯定跟不上你的速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已经不想活了。你说你绑个已经不想活的人当人质，不是很亏？”

身后的男人本来就是个大老粗，一时被江雪籽说的这些话绕晕了，还没来得及质疑这些言辞的真实性，就听她又说：“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肩上的包包里有一本书，书里夹着刚从医院开回来的化验单，你可以看看。”

男人犹豫了一下，用手肘压着江雪籽的双腕，手里握着的尖刀掉转方向，去挑她肩膀上的包包。而就在这千分之一秒，江雪籽全然不顾自己可能被人从身后捅上一刀的危险，猛地一蹲身。

男人的反应也不慢，及时用手臂去勒她的脖子，并且伸脚去绊她，可这个空当对早就蓄势待发的展劲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

身边两个民警见眼前飞快划过一道亮闪闪的东西，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听对面那挟持女子的小偷发出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紧接着，一道黑色身影已经飞扑过去。前后不过是眨眼工夫，再次定睛一看，那小偷的双手已经被反

拧，被年轻男子摁着，双膝跪倒在地。从他脸上痛苦不堪的表情，以及手臂有些扭曲的角度可以看出，一双手臂应该已经被卸了下来。

江雪籽被小偷绊了一跤，向前摔倒在地，灰色针织衫歪向一侧，露出一半锁骨和小半肩头。她缓缓伸出手，下意识地去摸自己右侧的太阳穴，可手指还没有碰到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就晕了过去。

两名民警眯眼片刻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其中一个弯身从一边的地上捡起之前展劲扔下的手铐，另一个蹲下身查看江雪籽的状况。展劲松开手，皱着眉跨出两步，伸手将江雪籽的脸轻轻扳过来。

在医院里做过几项简单的检查后，江雪籽才苏醒过来，一睁眼，视线扫到一片黑色的衣料，接着是草绿色休闲裤，以及黑色马丁靴。

身后有人帮忙扶了她一把，肩膀被人扣着，靠在床头。江雪籽一手刚要摸太阳穴，就被人一把挡住。干燥而温热的手掌扣在自己的手腕上，及时制止了自己伸手触碰的举动。

江雪籽非常缓慢地仰起脖子，视线缓缓向上游移，最终只是浮光掠影般简单地扫过男人的五官，又很快移开了目光。

展劲松开手指，打量着面前这张有些似曾相识的面容，微微皱了皱眉，顿了顿，问：“需要给你家人打电话吗？医生刚走，说你头部的伤需要休养，腰部只刺破了肌肤表层，不严重，但是轻微脑震荡有点麻烦，过段时间可能还要来医院检查。”

展劲说起话来非常简洁，没一句废话，但该交代的都交代得一清二楚，看得出是个负责任又不喜麻烦的人。

江雪籽依旧没抬头，她现在脑袋还晕着，做不出摇头的动作，所以只是出声说：“谢谢，不用了。”

“医药费是您帮我垫付的吗？多少钱，我……”江雪籽想要转头找自己的包包，可整个头部右侧疼得厉害，好像一把重锤，随时都准备着给她来一下子。

展劲往旁边迈了两步，把包包给她取过来，放到她腿上：“你很聪明，懂得跟对方玩心理战。不过那个人心理素质太差，手抖得连刀都拿不稳，你

很幸运，也很冒险。”

江雪籽晕过去后，他把人送到医院急救，医院需要她的身份证登记，同来的一个民警也翻查过她的包包，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书或者化验单。

展劲不禁暗想，以简单夸奖的情节开头，以略带责备的总结收尾，还真像这个人的说话风格。

江雪籽无声地抿出一抹浅笑，伸手摸到包包里的钱夹，刚要掏钱，已经被男人用言语制止住了：“不过十几块钱的事儿，不必还了。”

接下来两人都没有说话。

过了大约两三分钟，江雪籽扶着床边的木柜站好，朝男人微微点了点头：“今天多谢你们。”说完，将包包抱在怀里，迈开步子，慢慢地往病房外挪去。

展劲记着她头部的伤，并没有伸手拉她，而是迈开步子，三两步就赶到她前头，挡在她面前说：“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江雪籽始终低着头，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是腼腆，可展劲就站在距离她一尺不到的位置，可以很清晰地捕捉到她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。多年的侦查工作经验告诉他，这个小女人脸上的表情，叫做敬而远之。

展劲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第一次见面的人，会对他有这种明显打过交道之后才会产生的情绪。他微微皱起好看的眉，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，开口道：“小姐你不用怕，我没有其他的意图，你现在还有轻微脑震荡，我送你到你家附近就把你放下来。”

江雪籽的声音依旧淡淡的，听不出什么情绪：“不用了。我习惯性晕车，而且我家离这儿不远。”她轻轻牵动嘴唇，又道了一声谢，迈着缓慢的步伐，按照指示牌，朝有电梯口的方向走去。

这次，身后那个人没有再执著地追上来。

乘电梯到了一层，江雪籽慢慢地走出医院大厅，在街边站了一会儿，最终选择走向公交车站。

她每个月的钱实在有限，从这里打车回家，少说也要五六十块，可如果坐公交车的话，只需要转两趟车，一共也花不到三块钱。省下来的钱足够她

一个礼拜的菜钱，或者可以买一盆刚刚相中的蓝色风信子。

伴随着车厢的轻微晃动，江雪籽坐在靠近车门的位置，脑子里仍然有些轻微的嗡响，晕晕沉沉的，胸口不时涌起轻微的呕吐感。沉静悦耳的男声再次在耳畔回响，与记忆里那道略带青涩的少年嗓音重叠在一起，江雪籽突然发觉，自己竟然有些记不清他过去长什么样子了。

意识蒙眬间，听到有人称呼他“展队”“展哥”，再加上他说话的声音、腔调、习惯的语法和用词，以及最后那状似无意的淡淡一瞥，江雪籽足以确定他的身份——全B市无人不知的展家二少，展劲。

原来他已经从部队回来了，而且还当上了特警。

近几年，展家几个小辈在军、政、商三界个个混得如鱼得水，就连当年为人最不着调的七少如今都是军队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这十年来，其他几家跌宕起伏，各有成败，唯独展家发展得是一日比一日好，年轻的展家人，个个都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儿郎。

展劲本来就是展家少一辈里最有出息的孩子，当初外公就曾说过，谁家女儿要能嫁给这展家二小子为妻，用不了十年，肯定是军界的第一夫人。

可现在这些都跟她没有关系了。

江雪籽的额角上贴着一块纱布，手扶着前面的椅背，无声地抿出一抹笑。

此时，展劲皱着眉站在医院的窗边。他的视力非常好，从这个位置望出去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女人一路缓慢地走出医院门口，站在那里发了一阵呆，然后走向公交车站。

他早就知道她刚才说的那句“离家很近”不是实话，这附近的居民区都是医院家属楼，要是住这附近，根本就不是她那个走法。

远处徐步走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白面医生，身高比展劲要矮一些，容貌却斯文俊秀，非常出众。偏偏这厮还非常了解自己温暖笑容的治愈力，一路走来，毫不吝啬地施展自己招牌式的笑容，惹得往来的护士还有女病人频频侧目。

人还未走到近前，这小子就先笑着出声：“哟！这不是展哥吗，不急着

回局里了？还是专程等我请吃饭呢？”

展劲的眉瞬间舒展，目光却没有离开远处那道苍弱的灰色身影。

宋枫城顺着他的目光一望，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笑着调侃道：“这可不像我们展哥的作风啊！瞅着顺眼就黏上去呗，戳在这儿一脸萧瑟算怎么回事儿啊！”

展劲终于抽出空给了这小子一记眼风：“外科很闲？”

宋枫城儒雅一笑：“确实不大忙。”

展劲懒得跟他贫，过了一会儿才问：“刚做检查之前填的那张表呢？”

宋枫城笑容微敛，双手插入白大褂两侧的兜儿，眉眼间颇有些漫不经心的纨绔意味：“展哥，我刚纯粹是开玩笑。那妞不是一般人家的姑娘，你最好别碰。”

展劲拿眼角一瞥：“谁？”

宋枫城淡淡地吐出一句话：“她是江家的那个外孙女儿。”

展宋赵唐江，是B市五大家族，原本江家行首，可约莫十多年前，渐渐就不行了。

知道内情的人都说，是江家老爷子最宠的小女儿惹的事儿，自己做下丢人现眼的肮脏事儿不说，还连累整个江家伤筋动骨，得罪了军政两界一把拿的赵家，自身在商政两界的势力也各自一落千丈，自此再不复旧日辉煌。而说起整个江家，最让人歔歔不已的，就是江家幺女死前留下的独生女——江雪籽。

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江家败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而是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种种鄙陋，可无论是江家人还是外人，明面上都不会这么说，也永远不能这么说。所以江雪籽那能折腾的妈就成了替罪羊，传说中的红颜祸水，可人家也确实深谙折腾之道，把江家上下搅了个天翻地覆，头一歪脚一蹬，出车祸死了。火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冲出围栏，滑下山坡，当时有不少人眼看着车子爆炸起了大火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

于是承担所有骂名的人，自然就成了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江雪籽。

十七岁以前，她是妈妈和外公捧在掌心的宝，是江家乃至整个B市耀眼